

忆父

■七秩翁

父亲的面庞黑得发亮，就像那熟透了的紫葡萄一样。那是风霜雪雨的功劳，还有日月星辰的帮忙。20亩土地，十几口人，1095顿饭，都重重地压在他那宽宽的磨出老茧的肩膀上。他推着我家的独轮木车，从河南推到山东，又从山东推到安徽，从淮海战役的阵地，一直推到淮水长江。他从未进过校门，也未请过老师，但一有空闲，便用他自制的毛笔，写了又写，横平竖直，工工整整，颇似颜筋柳骨的模样。

父亲留给我唯一的遗物，便是那不可多得的墨宝，可惜“文革”动乱，把它失落在了汴梁。为此，我痛心疾首，后悔莫及，如同丢失了黄金万两。父亲敏行讷言，老实得常被人欺负，每当此时，我便愤愤然，把牙根咬得咯咯地响。父亲“不孝”，“抢”走了爷爷的棺材，最终没能给爷爷养老送葬。儿子不孝，如山之恩，我未能滴水相报，这使我遗憾终生，永远愧疚于爹娘。父亲，您农民一个，儿子，我为官一方；您如老牛，一生献给了黄土地，我似孺牛，一生献给人民，献给信仰。父亲，我那早逝的父亲，如有来世，我们再续那浓浓的父子情殇！

父亲

■尚纯江

记得那个扛着农具的父亲
他吆喝着牲口
一路前行
他从春天里出发
又从炎热的夏季
走进了深秋
那一片片飞扬的雪花
映入了他的眼眸
他坚定的步伐
如一头劲头十足的黄牛

父亲是一把稼穡的好手
犁地 耙地 播种 还有收割
伴随着他的春夏秋冬
如今，岁月的年轻
纵横在他的脸上
整整沟沟
一脸风霜
染白了他那颗饱经风霜的头

哦，我那驼背、蹒跚着脚步的老父亲
再也扶不动犁把
再也吆喝不动牲口
可恨的帕金森
让他的嘴唇，还有双手
不住地颤抖
就连一小块他爱吃的牛肉
也吞不进他的胃口
望着他颤抖的嘴唇
我的心脏也在不断地颤抖
可他的眼神告诉我
他仍然像一头默默耕地的老黄牛

平凡的父亲

■莲溪生

作为一名作家，写作就是一种职业。我对自己的写作天分一向自负，小说(长、中、短、微)、诗歌、散文、戏剧、电影，到目前为止均有涉猎。然而，近日“河南思客”一则有关父亲节征文的启事打动了，竟让我内心触动极大而且愧疚——写了半辈子文章，竟然没有给自己的父亲写下一字半句。

许是父亲太平凡了，平凡到没有什么可写的。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还是一个有很多缺点的人，竟自影响到我对他的尊重，就更觉得父亲不值一写了。可是岁月沧桑，如今我已半百，父亲已近八十，回首我从懵懂少年到成为父亲，一路走来，我竟莫名地生出几分在子女面前的惶恐，也突然间对父亲多了几分理解和宽怀。

父亲十几岁时就成了孤儿，全靠奶奶将他拉扯大，还让他读了几天书，成为那个时候为数不多的识字人。爷爷当年是镇上的财主，家里开了一座大的客栈，正对着县衙门，风光一时。爷爷五十岁上才有了父亲，怕留不住，在父亲降生时亲口咬去他一只小脚趾，这样父亲就成了残缺的人，阎王爷就不会收他了，可见父亲小时候是多么娇贵。但爷爷一死，家道就迅速中落，到解放时已一贫如洗。从小过惯富日子父亲不得不帮助奶奶干活，在他的经历中最危险的一次就是去井里打水，由于水桶太

重，竟把他坠入井中，幸被人救起，这才免于死。

父亲还有两个妹妹，但奶奶重男轻女，一颗心全在父亲身上，两个女儿几乎成了我家的丫头，活儿一般都由她们干。父亲俨然还是一个少爷，这就养成了他不爱干活、脾气暴躁的个性。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似乎母亲永远都在忙碌，而父亲，却是那个油瓶子倒了也懒得去扶的人。

我兄弟姐妹五人，我居中。兄弟姐妹齐全，是俗话说的命好。我也是父亲最疼爱的孩子，记得小时候他总让我骑在他脖子上，驮着我东去西去，有什么好吃的也总是紧着我。因此，我的性格最像父亲，也继承了他的一些不好的习惯。

养活我们五人的日子是非常艰难的，在大集体年代，我们家是村里最困难的，父母因此没少遭受别人的白眼和欺负，一向任性的父亲也有几次被人揍过。但那时我们都还小，他又孤一个，也只有忍气吞声，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可是在那样的岁月里，父亲被迫学会了干各种农活，也干了很多又苦又重的活，最苦的当属用架子车到密县拉煤，几百公里的路，风餐露宿，把一千多斤的煤拉回，只为挣上十几个工分。他的背早早地驼了，与这日子大有关。

尽管父亲很疼爱我们，但他的坏脾气有时还会带给家庭一些阴影，比如他生气了会打骂母亲和我们，还会拿头往墙上撞，那种疯狂的样子很吓人。但他对家庭、对我们又是极其负责的，他有时也会骂我们拖累了他，但他却费尽心血把我们操持大，还供我们读书成才。

父亲其实是个美男子，而且天分很高，但贫困的生活和寒微的社会地位让他的外表和天分变得几乎没有意义，记忆中的他很少有光彩照人、意气风发的样子，却平凡朴素到如村头的一棵杨树。

还有他年轻时曾经有的暴躁，随着岁月也慢慢地消减了。记得前几年因为某一件事冲他发火，突然间看到他的眼里竟有几分不安和恐慌，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父亲老了，他需要子女对他的照顾了。

如今我已近五十，想到我曾经有过的荒唐事，我突然觉得自己并没有父亲做得好。无论是谁，都有从一个无知少年到温和老人的过程，我的父亲如此，我如此，我的孩子也会如此。但父子之间的亲情，却会成为人世间最真最纯的真情。

父亲节快到了，乡下的父亲不断催我回去，我知道，不是我想他了，而是我的父亲，他想他的儿子了。

父亲的道歉

■李艳春

这天早上，我临上班前，到姐姐家看望父母。因着惦记老人的情况，一见到父亲，便问昨晚休息得可好，老人看起来很憔悴，摇摇头，说睡得不好，一直做噩梦，然后就哭了，说，原谅爸爸的坏脾气。

我被父亲的哭弄得不知所措，不知道父亲何故要道歉。我轻声劝慰父亲几句，说孩子们怎会跟老人计较呢，你安心养病，谁也不会生气的。老人这才擦擦泪，蹒跚着去餐厅吃饭。母亲把我拉到一边，向我诉说原委。原来，昨晚大哥给父亲买来几个新下的桃子，父亲因为肺病老是咳嗽，不敢吃一些凉东西，前几天就是因为吃桃子，咳嗽不止。所以一看到大哥又买桃子，父亲就大发雷霆，当时完全不像个重病之人，立刻蹦起来，一把夺过桃子，推攘着大哥，要把桃子扔掉。母亲叹气说，你爸自己也生气，知道孩子有孝心，不该发火，你回头给你大哥打个电话，劝劝他。我点头答应。

对于父亲的坏脾气，我作为子女当然多次领教过。上次，我的一篇文章在网络上获奖，因为奖金与证书的问题，与人家发生点争执，父亲就朝我骂开

了，说一篇啥文章，整天斤斤计较。明明是人家的错，父亲竟然还骂我，我委屈得直哭。但转念一想，父亲的本意是希望我大度、宽容、淡泊名利。我的境界的确不及父亲，我也就不计较了。姐姐私下告诉我，父亲很后悔骂我，不该那样说重话。

我们常常和父亲开玩笑，说，您总是把坏脾气给亲人，把微笑留给别人。父亲对我们的调侃也不介意，宽容一笑。更多的时候，我们理解父亲的痛苦，长期饱受疾病的折磨，任谁都会性格改变，脾气急躁呢！对此，我们更应该体谅父亲，不能跟老人计较，尤其是我，有时还任性，与父亲顶嘴。父亲，该道歉的是女儿啊！

后来，见到姐姐，姐姐笑着告诉我那天的后续情况。大哥看父亲要扔桃子，就连连后退，说，好，好，您不吃，我带走。姐姐把大哥拉到外边。大哥说，这桃子你们拿着吃吧！姐姐笑着收下。后来，姐夫吃着桃子说，这桃子真甜啊！是啊，大哥花了三十元，买了五个桃子，献给父亲，父亲竟然要扔了！

